

道德增強的核心困境與 研究啟示

The Core Dilemma of Moral Enhancement and Its Research Insights

葉岸滔

Ye Antao

Abstract

The frontier issue of “moral enhancement” is fraught with inherent dilemmas. Its appeal lies in its oversimplified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and its fundamental fallacy stems from its reliance on neuroessentialism – a theory incapable of accounting for the situated, culturally embedded, and dynamically emergent nature of morality. In a groundbreaking synthesis, Professor Xu Xiangdong integrates “4E” cognition theory with the Confucian concepts of self-cultivation and personhood, demonstrating that morality constitutes a form of wisdom

葉岸滔，廣州醫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中國廣州，郵編：511436。
Ye Antao,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Marxism,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11436.

《中外醫學哲學》XXIII:2 (2025 年)：頁 65–6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2025),
pp. 65–69.

grounded in practice, embodi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which cannot be technologically “encoded”. Genuine moral progress arises from nurturing inner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which remain the only viable path that truly honours the essence of human morality.

道德增強是近年來興起的一項激進倡議，它主張通過生物醫學手段直接干預人類的道德，以增強人類的某些道德行為，從而應對全球危機。作為當前國際生命倫理學前沿議題，學術界正在對其進行深度討論、批判與反思。相比傳統人類增強，道德增強極具爭議，甚至有學者認為道德增強可能是生命倫理研究中最有爭議的一個領域。（Harris 2011, 102-111）

一、道德增強的爭議與核心困境

道德增強爭議的一個焦點，就是關於如何看待道德的生物屬性，如何理解人類自身的道德價值與信念的本質屬性。首先，道德領域並不完全排斥科學證據。經驗研究就表明，人的道德、情緒和情感等並不會憑空產生，有著明顯的客觀生物性。在科學證據面前，我們可以提倡更真實和清楚地看待道德、人性和人類自身，認識自己的物質性。其次，道德也有其獨特的形而上屬性。如果把自然科學原則在道德研究中推到極致，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社會問題和道德問題，道德還可能工具理性化，陷入還原論的誤區中。道德世界淪為物化的實體，人類社會的價值追求就無法立足。

神經本質主義是道德增強倡議的哲學根基。這是一種將人的心智、自我乃至道德完全還原為大腦神經活動的極端還原論。與其他人類增強不同的是，道德增強的核心困境並非源於技術不成熟，而是其依賴的“神經本質主義”本身是錯誤的。徐向東教授深刻揭示了這種思路的誤導性，明確指出道德的複雜性、情境依

評徐向東教授《神經本質主義與道德生物增強的困境》

賴性和文化關聯性無法通過生物技術干預被“編碼”或“一鍵增強”。

二、道德增強研究的新啟示

在國際學界對生物道德增強的批判已形成一定規模的情況下，徐向東教授的研究為中文語境提供了深入且貼合本土學術脈絡的批判性文本。他不僅引用了達馬西奧、加拉格爾等認知科學家的實證研究，更將 4E 認知理論轉化為批判神經本質主義的有力工具。這種“以科學反科學”的策略，既避免了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片面對立，又展示了哲學批判在生命倫理中的不可替代性。

目前國內的道德增強討論中，普遍使用西方理論進行批判分析。但對於“人是什麼”、“道德如何生成”等這些根本問題，中國傳統文化中其實也蘊藏著不遜於甚至優於西方的智慧和資源。特別是儒家強調的“內仁外禮”、“知行合一”等，本身就是一種具身的、嵌入的、生成的道德發展觀，為批判道德增強的離身性、技術化路徑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方案。徐向東教授在文末創造性地引入了儒家思想資源，指出儒家“修身成人”的理念與 4E 認知理論在強調實踐、具身與社會互動方面擁有深刻共鳴。這一關聯不僅為批判道德增強提供了本土文化視角，也提升了國內道德增強問題討論的學理深度。

徐向東教授從神經本質主義角度對道德增強進行批判，對於政策制定者、科研人員和公眾而言，也許是一劑及時的“清醒劑”，有助於防範在科技發展中陷入“技術萬能”的迷思，也避免將複雜的倫理、社會問題簡單地歸結為生物醫學問題，將道德問題簡單化和醫學化，試圖使用生物醫學技術手段解決非醫學問題。文章反復強調“道德理解”在道德生活中的核心地位，這與單純的行為矯正形成鮮明對比，對於我國的道德教育和社會治理也具有啟發意義。它至少可以提示我們，真正的道德進步在於民

眾道德判斷力、共情能力和實踐智慧的提升，而這些提升需要通過教育、文化薰陶、社會實踐等手段進行長期、細緻的培養，絕非簡單使用生物技術就可以改造完成的。這為社會思考如何培育民眾的真正美德而非表面的行為順從，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亞里士多德強調，合乎德性的行為並不是空談而得出的，而是應該運用到具體的實踐中去。（亞里士多德 2003）一個通過藥物被迫行為友善的個體，與一個經過慎思明辨後主動選擇友善的個體，在道德上有著本質區別。即使生物干預能夠影響行為傾向，如增加合作行為等，也無法等同於培養了真正的美德。這種知行分離的關係，可能導致生物道德增強即使成立，最終也只是製造出了“道德僵屍”或“道德傀儡”。

在當前腦科學、人工智慧和生物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面對未來的全球危機，道德增強的倡議者期待通過技術直接解決複雜社會道德問題的思路確實具有一定的誘惑力。但用技術“增強”人的善，使人不濫用技術或適應技術發展，這種做法容易導致技術異化並且陷入巨大爭議中。道德增強的後果，如影響人們的道德判斷、道德動機和道德行為，甚至改變人類傳統的道德進步路徑和道德結構，遠比傳統的技术增強問題更突出和深刻。學術界對道德增強的質疑和擔心是合理，也是必要的。在增強領域中，我們不僅要關注技術增強問題，也要關注道德增強問題，加強對道德增強的哲學和倫理學研究。另外，在全球面對共同科技倫理難題時，中國學者也不應只是西方理論的消費者，更應創造性轉化本土思想文化資源，積極提出獨特的解決方案。同時，中國學者與其被動跟隨西方學者回應如何及是否使用技術“增強”人的善的問題，不如主動塑造如何用道德來“增強”技術的善的方法論體系，思考如何引導技術變為向善的技術，如何更好服務於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使研究更有生命力，更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評徐向東教授《神經本質主義與道德生物增強的困境》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Aristotle. 2003. *Th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Liao Xinbai.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 徐向東：〈神經本質主義與道德生物增強的困境〉，《中外醫學哲學》，2025年，第23卷，第2期：頁7-34。Xu, Xiangdong. 2025. “Neuroessentialism and the Dilemma of Moral Bioenhance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3(2): 7-34.
- Harris, John. 2011. “Moral Enhancement and Freedom.” *Bioethics* 25(2): 102-111. doi.org/10.1111/j.1467-8519.2010.01854.x